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原住民知識精英的學校經驗，以及其族群認同型態。在本章，將綜合文獻探討與訪談結果的分析，歸納綜合若干重要發現，於第一節提出本研究的結論，於第二節再針對與研究發現相關的問題提出建議。

###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乃依據第二章相關文獻的探討，以及第四章訪談分析的結果討論，綜合歸納出以下十項結論：

#### 壹、 家庭生活的穩定與父母教育態度是支持原住民知識精英得以安心求學之根本因素。

本研究中的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無論父母教育程度高低，對於子女教育上的態度其實都屬於較為開明的類型，只要子女有能力、有意願繼續升學，父母都抱持鼓勵態度，但實際上父母對子女並無太多指導課業或提供諮詢的行動。相關研究也發現，原住民家庭與漢人家庭對子女教育態度上的支持並無二致，只是原住民家庭的父母較無積極參與行動（王齡慶，1992），從本研究也可以發現到這個現象。另外，這些受訪者的家庭經濟來源，無論父母職業是屬於穩定收入的軍警公教人員，或是收入較不穩定的勞動與服務業，基本上都仍可負擔子女求學時所需的各項費用；而除了父母親的薪資所得之外，家中兄姐所給予求學期間費用的資助，亦為幾位原住民知識精英得以無經濟後顧之憂，安心求學的原因之一。

#### 貳 「學業成績」仍為學校教師與同儕判斷原住民成就與能力的最重要標準，惟原住民學生在校園中常遭受「雙重標籤效應」之對待。

根據這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的敘述可得知，他們在高中以前的求學階段，師生和同儕間互動的多寡以及關係良好與否，乃取決於個人學業成就的高低，族群身份的差異反而較不明顯。在台灣社會裡，「升學主義」一直主導著教育的走向，學生的責任，就是在學校努力求取好成績；而教師的責任，似乎也只是將學生送進好學校，對於「人師」角色的扮演因而忽略。因此在強調升學的教育階段中，

成績好的學生就不會因族群身份的不同而受到教師或同儕的歧視或排擠。即使是原住民，只要成績表現好，就不會遭受到負向的差別待遇，教師或同學會將這樣的原住民學生視為「特例」。但是如果是原住民，又剛好成績表現不佳，就會造成教師或同儕錯誤的歸因推論，並將這樣負面的刻板印象歸咎於族群身份的因素。。此種雙重標籤效應，對於原住民學生而言是極為不公的。

此外，由於這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大部分在校表現不俗，相較其他原住民學生而言，教師對其看法較為正向；而過去求學階段因為族群意識不明，無論是與漢人或原住民同儕的互動，都不會因族群身份的不同而有差別，同儕間也自然以成績好壞來分小團體。在過去強調升學主義之教育風氣當中，學業成績對於學生學校適應良好與否具有極大影響力。許多原住民學生在學校感到被忽略甚至是被歧視，都是因為學業成就低落所致，進而又產生學校適應不良比例高於一般學生的情況。

#### **參、 「課業壓力」及「缺乏友伴」為原住民知識精英在大學階段較感適應不良之兩個因素。**

即使過去求學階段的學業表現優異，但多數受訪者自認是因為受到加分的優惠才得以進入比較好的大學就讀，因此相較於其他同學而言，他們仍自覺學業基礎不如他人，因而倍感課業學習上的壓力。加上有幾位受訪者認為當初因加分的分數考量，使得自己選擇了不合性向的科系，「對所學沒有興趣」更使得他們在大學課業的學習上感到格外吃力。除了課業壓力外，大學校園中同儕的互動不若過去求學階段般頻繁，校園中同儕情感疏離，缺乏友伴的現象，很容易影響到原住民學生的學校適應，幾位受訪者也正因為如此，導致他們在進入原住民社團後，便將生活重心全部投入於此，形成一個原住民獨立的交友圈及生活圈，雖然透過社團成員的交往使得同儕情感的需求獲得了滿足，但也因此使得多數受訪者與其他漢人同學的互動驟減，甚至因為過度投入社團參與，影響了課業的學習。

#### **肆、 原住民知識精英對加分政策抱持肯定態度，但仍期望學校相關單位輔以配套措施。**

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都對原住民升學加分優惠政策抱以肯定態度，並認為自己亦從中獲益不少。透過加分進入較好的大學，不但對於自己有激勵作用，對於整體原住民而言也具有指標意義，此一政策對於原住民人才的培育亦有相當助

力。然而，許多其他原住民學生在加分入學後，因為過去學習階段學業基礎薄弱所承受的課業壓力，或因享有「加分」優惠，產生人際相處的心理壓力，進而衍生了種種的適應問題。原住民教育長久以來忽略的一環，即是在加分入學之後，相關單位並無任何針對原住民學生而設計的輔導措施，導致多數原住民學生在進入大學後適應不良，又無一專屬提供諮詢或協助的管道，只能在跌跌撞撞中，慢慢摸索適應之道。幸運者得以獲得其他支持力量度過難關，例如家庭或同儕的鼓勵；然而，實際上所見到的是有更多的原住民學生在這樣的不適應當中，無法順利尋得方法，因此就從大學校園中流失掉了。教育政策在提供原住民加分優惠之外，是否應該有另一套入學輔導措施來加以配合，以落實政策原本良善之立意？

#### **伍、 原住民知識精英長期與漢人混居，對族群差異的敏感度不高。**

本研究中的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從小就生長於平地市鎮，甚至是北部的大都會區，對於原鄉部落的生活可說是幾乎沒有任何體驗，亦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原住民。長久與漢人共同生活的結果造成他們在過去只知道自己是「原住民」，但不知道這樣的身份稱呼與一般漢人有何異。直到接受升學加分或學雜費減免等「積極性差別待遇」時，才對於原住民身份有些不同感受。由此顯示越早融入漢人社會的原住民，族群意識越不明顯。邱怡薇（2000）在探討都市原住民的生活現象時，也發現到散居型態的都市原住民，由於原漢族群互動增加，導致自我認同漸趨模糊。儘管如此，由於族群議題直至近年才較為被大眾所意識到，因此在各受訪者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個階段之所以會對族群差異沒有深刻感受，也是因為過去教育政策的制訂方向在於促進族群融合，才會造成他們對於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無法有太多的想法與感受。

#### **陸、 大學原住民社團的參與，對於原住民知識精英之族群意識的啟蒙與動員具有相當影響力。**

原住民知識精英幾乎都是到了大學階段，尤其是參與原住民社團之後，才對整個原住民族群有了更多的認識。無論是透過社團所安排之正式活動的參與，或是透過私下與其他原住民同儕的互動，都更讓他們加深了對自己族群的認同。大學階段，這幾位受訪者因為進入了原住民社團，而認識到他族的原住民，不但增進對自己族群文化與現況的瞭解，也因為與他族原住民同儕的互動，更加深了對整個「泛原住民族群」的認識與認同。

大學時期所經歷到的族群認同發展階段，正處於 Cross 所提出的「遭遇期」至「沉浸 再現期」。而現階段的幾位原住民知識精英，更因自己的高教育成就與表現而擁有更多的自信，也因社團參與經驗，促使自己去思考未來的生涯藍圖與原住民相關事務是否可做一連結，現階段的他們應算是處於「內化期」至「內化 承諾期」的發展階段。由此可見，這些從小就遠離部落生活的原住民知識精英，族群意識一直非常不明，對身份的認知，也僅止於戶口名簿上的身份註記或是父母的告知。直到上了大學，透過社團的啟發以及族群動員之各類活動的參與，才使他們漸漸覺知到身為原住民知識精英所可以引發的一些作為與行動，並於之後能對於自身族群做出明確的承諾。

### **柒、 對族群文化的認知不足，以及母語能力的喪失，致使原住民知識精英對族群認同的內涵僅以血緣為據。**

由於原住民青壯人口外流至都市謀生比例偏高，為了讓下一代盡早適應都市生活，許多都市原住民家庭普遍都不會再去教導子女本族的文化或語言。而留在部落當中的大部分只剩下老人，造成傳統文化傳承上的困難。本研究中各受訪者，均是自父母那一代就離開部落定居於平地市鎮，脫離原鄉部落生活已久，因此他們無論是使用母語的能力，或是對於族群文化的認知與實踐，都已經相當薄弱，都市與部落的原住民形成一個明顯的文化斷層。

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推展，許多研究也都發現，原住民已逐漸擺脫了沈重的污名枷鎖，跳脫出自居邊緣化及無聲的心裡情境，對自己的族群產生正向的認同（張如慧，2001；陳佩文，1998）。儘管各受訪者都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份，但大多認同的基準，僅是在於「血統」上的判定。而對於母文化的瞭解，或是與部落那種連帶的情感，似乎都較不深刻。有幾位受訪者也表示了對文化傳承的無力與徬徨之感。面對現實生活的種種壓力，以及大環境的快速變遷，原住民知識精英固然期待自己能有實際回饋族群的行動，但就現階段而言，似乎還沒有做好準備可以有所作為。

針對原住民教育目前所努力期望達到的「雙文化認同」傾向，似乎只是一種表象。原住民即使表示對漢文化並不認同，只是將其當作適應主流社會的「工具」，但一代過一代，這種僅有血緣連帶感、而缺乏文化認知的認同感，最後也難保不被主流社會給同化。但研究者也無法苛責這樣的現象，畢竟長久以來漢人對原住民的打壓，造成原住民一直無法擁有一個適合其後代學習文化的環境，更

加上原住民一直處於經濟與文化不利的地位，為了求生存，在文化保存與適應現代生活上必須忍痛做出抉擇。也因而造成今日大多數的原住民僅有情感認同，而無法兼顧文化傳承。針對此點，除了規劃部落地區的教育各項措施之外，都市原住民的教育，教育相關單位也應該盡早籌畫配套措施，讓這些移居到都市謀生的原住民家庭，有一個適合其子弟學習文化與母語的環境，以利都市原住民在謀求家庭生計外，得以兼顧文化傳承工作。

#### **捌、 面對社會大眾對原住民之刻板印象與偏見，原住民知識精英以「努力求取成就」來建立自信，期能擺脫污名。**

儘管原住民的形象在近年來已有較為正向的轉變，但由於大眾對原住民的認知仍然有限，所得到的訊息也多來自傳播媒體的報導，其所處立場難免有失公正或客觀。一般較為正面的印象，例如原住民運動員或歌手藝人的傑出表現，讓多數人認為原住民在藝能及體育界的成就非凡；而負面的印象，仍不脫原住民生性散漫或酗酒失業等社會問題的一面。無論正面或負面，其實都忽略了即使是同屬一個群體，當中仍有個別差異的現象。

本研究中的原住民知識精英即使在學業或工作上表現優異，仍擔心自己會因原住民身份而遭到他人質疑實力。雖然現在的社會一再強調尊重多元差異，但身為少數弱勢族群的原住民，仍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大眾過去對原住民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與偏見。無論是隱藏或明顯表示、正面或負面的看法，仍會使部分原住民在心理上產生較為不安或不適之感。為了擺脫這樣的污名，幾位原住民知識精英都強調在現代社會中，大家講求的是「實力」高低，因此只要自己能有所表現，不必擔心他人會因為族群身份的差異而去批評或質疑個人能力，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證明自己不是屬於「好逸惡勞」或是「個性散漫愛喝酒」的那一種原住民。從這一點可看出，儘管已是原住民社會中精英分子，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偏見，仍造成這些原住民知識精英許多心理壓力。

#### **玖、 原住民知識精英的族群認同型態大致可分為「涵化型」和「融合型」。**

本研究這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的認同型態，依國外族群認同理論來看，似乎較屬於 Hutnik (1991) 所歸類的「涵化者」，甚至是「同化者」。但是 Hutnik 所提出的雙面向均是以「文化認同」的高低為依據。而根據幾位受訪者的說法，他們認為學習漢人文化只是為了適應主流社會，畢竟時代在變，原住民也必須有

一番新的認同型態，不能固守傳統。因此他們似乎是以學習主流文化與價值觀當作適應現代生活的「工具」，如此作為並不代表他們就是認同漢文化。這樣的型態似乎較為類似張建成（2002）的分類，意指認同傾向不再完全以文化為依歸，也必須考慮到現代適應的層面。

本研究乃根據上述論點，將七位原住民知識精英歸為「涵化型」和「融合型」的認同型態。屬於「涵化型」之認同者，佔本研究中的多數，有 A、B、C、G 四位。涵化型的原住民知識精英比較傾向於先將生活與現代文化結合之後，再談本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他們思考的重心，集中在經濟條件的改善與主流社會的適應上，期勉原住民同胞能順應現代社會之變遷，並及早解決生計問題，尤其是不可畫地自限，才能早日擺脫劣勢，自立自強。持「融合型」之認同者有 D、E、F 三位。這三位原住民知識精英，則認為適應現代生活與保存文化是不相悖的，原住民文化與漢人文化各有長處，應互相學習，他們在本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對於族群未來發展的構想或見解，雖然尚未非常具體化，但可見的是部分原住民知識精英雖未深入部落去從事改造行動，但仍保持著這樣的理想，並置之於個人的生涯規劃當中，期許自己在回饋族群方面能夠有一番作為。根據 Hutnik（1991）族群認同型態來看，屬於涵化或同化型的認同者，在學業適應與表現上均較其他型態認同者為佳，本研究也可見此傾向，但過去也有研究發現族群認同與學業成就間的關係是不顯著的，因此到底何種認同型態有助於少數族群學生的學校適應，仍須進一步再做檢證。

#### 拾、 文化模式理論不適用於解釋原住民知識精英獲得高教育成就之原因。

本研究的七位受訪者，均是屬於 Ogbu(1991)所歸類的「非自願性」少數民族，根據 Ogbu(1991)的論點，這些原住民知識精英所採取的較類似「競爭性」的生存策略，然而在研究者請教他們為何追求教育成就時，從他們的回答中似乎又看不出有明顯的求成動機。另外，在 Ogbu(1991)的理論當中，非自願性少數民族的認同是傾向強烈認同本族，而排拒主流文化的價值觀，但從本研究中各受訪者的態度看來，他們也都認同接受教育所帶給個人及整個族群的好處，並認為原住民族群不可再劃地自限，必須先蓄積實力與資本，因應主流社會的各種挑戰，才能展現生機。從這些發現比較中可看出，文化模式理論並無法解釋這些原住民知識精英教育成功的理由。

針對這些受訪者之所以可以獲致高教育成就的原因，本研究認為，由於各

受訪者本身並未因原住民身分遭受師長或同學的歧視，且因為家庭所給予在經濟與精神上的支持，使得這些原住民知識精英能夠安心學習；此外，由於這些原住民知識精英從小就熟悉漢人文化，並且對於母文化不甚瞭解，是故在認知上幾乎不會因原漢文化的差異而產生衝突，原生文化與主流文化間的不連續現象並未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上顯現出來，是以他們在學習過程中較不會產生困難，因而獲得較高的成就與表現。然而這樣的現象也不禁令人憂心，原住民是否必須儘早融入漢人社會，或是背離自己的文化，才有獲致成功的機會？身為原住民精英份子的浦忠成就曾從自身經驗反省中表示，「不管接受什麼教育，都應該還是原住民，也就是說，不能因為受教育而導致忘了自己的族群身分與文化傳承」（李文富，1999）。然而，事實上我們卻發現許多原住民學生愈是受教育，愈是離自己的文化愈遠，愈是缺乏族群意識。針對此點教育界也必須加以重視，應盡快提出適當的原住民教育規劃，否則不出幾年，原住民文化的存續將岌岌可危。

##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所得發現，以及各原住民知識精英所提之相關見解，以下擬針對原住民教育及後續原住民教育研究兩方面提出建議，俾供參考。

### 壹、對原住民教育的建議

**一、教育相關單位應廣開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或研習，尤其應針對原住民地區學校的任教教師規定選修相關學分或研習時數。**

過去許多原住民學生之所以在教育成就上落後於漢人學生，許多時候都是因教師缺乏多元文化教育之觀念，導致他們無法瞭解少數族群學生的教育需求，或是學習的風格特色。過去「一言堂」式的教學法，以及升學導向的教育文化，更讓原住民學生倍感適應困難。因此師資培育機構，在培育師資的階段，就應該廣設有關多元文化教育或是原住民教育的課程，以充實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減少對原住民學生的偏見，尊重他們的文化與學習型態，並能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才能。此外，教育相關單位應針對欲往原住民地區學校任教的教師，提供類似的進修課程或研習機會，並規定應有相關學分或研習時數才可前往任教，期能透過相關法令的規定，來促使教師去落實這項方案。

**二、原住民升學加分政策，應責成校方成立原住民學生專屬單位，或是輔以入學**

後的其他相關措施來配合。

原住民升學加分政策的存廢一直飽受爭議，然而在未能有效提升整體原住民教育品質與程度的情況下，仍不宜貿然做過多的變動，否則在原住民人才培育的數量與素質上都將造成重大影響。但若僅以加分優惠來讓部分原住民學生進入大學就讀，入學後卻無相關配套措施，來幫助他們適應大學生活或都市環境，許多原住民學生在適應不良的情況下，也只能不斷的「進出」各大學校園，無法順利完成學業。這樣的結果，不但是教育資源的浪費，從長遠來看，對原住民人才的培育也造成一種減損的效果。

因此教育相關單位，應該要求各大學院校成立原住民學生專屬的輔導單位，或是針對學校中的原住民社團主動去瞭解或輔導在校原住民學生的學習適應與生活適應情況。經由專責單位的主動提供協助或諮詢，不但有助於原住民學生及早適應大學校園生活，更可以讓他們對於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有更清楚的構想。而透過生涯輔導，可以讓原住民學生對整個就業環境更有概念，也可以改善過去許多原住民大學生畢業後「學用不一致」，或是僅偏重於某些特定領域職業的現象。

**三、原住民相關機構應設計一套「原住民文化基本能力測驗」，並規定未來欲享有升學或其他優惠之原住民子弟，必須通過此測驗之檢定，以強化其傳統文化之認知及族群認同。**

由過去許多研究及本研究結果可看出，越來越多原住民子弟不諳自身族群的文化或語言，隨著世代交替，原住民文化已經產生嚴重之斷層現象。而原住民族群人口數本就較其他族群為少，又分布在台灣各地，尤其是近年移往都市發展定居的原住民日益增多，更造成其文化傳承不易，造成新一代的原住民子弟多為「有名無實」的原住民，給予這樣的原住民學生優惠，不僅未實踐社會正義的理念，反而較易招致大眾的不滿與質疑。

職是之故，原住民相關單位應該建置一套文化能力測驗，未來需要享受原住民各項優惠者，必須有文化基本能力之證明，作為鼓勵原住民家長教導其子女文化與語言的動機。畢竟原住民文化流失速度甚快，如果不及早開始，恐怕不出多久將會完全絕跡，如此不但對原住民來說是一種主體性的消失，對台灣而言，更是一項珍貴文化資產的損失。透過這種「附加條件式」的優惠措施，相信對原住民的文化傳承將更有實質效果，也較可避免一般大眾對原住民的誤解。



#### **四、改善原住民部落經濟環境，創造教育文化生機，並於都會中建立新「原鄉」，提供有利於都市原住民子弟傳承文化的環境。**

部落經濟環境的不利，不但致使原住民長久以來處於劣勢經濟地位，更深深影響到家庭與教育的功能。由於青壯人口外流嚴重，造成留在部落當中的多為老弱婦孺，這樣的現象不僅使部落經濟活動更趨衰退，更增加了原住民文化傳承的難度。無法經濟自足的部落，再加以地理位置上多位於偏遠不便之處，更使得部落難有生機，影響教育效果程度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因此，原住民教育的興革，應配合部落發展來同時進行。近年許多部落已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透過這樣的部落更新措施，應可發展當地的產業，增加就業機會，更可將原住民部落文化落實於社區的各個角落當中，如此青壯人口可在當地謀生，人口毋須外流，家庭結構自然得以穩固，教育功能也可因此而彰顯，也更有利於原住民文化的傳承。

除了改善部落環境防止人口繼續之外，許多早已遷移到都市謀生定居的原住民家庭，因缺乏文化傳承的環境，其子弟無論是在運用母語方面或文化認知方面，基本能力都已經相當薄弱，甚至是一竅不通。都市原住民所面臨的同化壓力較部落原住民而言是更加沈重的，為了讓都市原住民的下一代也可以對自己的族群有認同感，提供他們適合傳承文化的環境乃當務之急。因此政府相關單位應針對較多原住民群聚的地區，設立類似原住民社區文化中心的場所，提供他們一個可以互相交流，並適合傳承文化的環境。這樣的社區中心，更可提供社會教育及親職教育的服務，讓都市原住民有機會繼續進修，對於原住民在求職或家庭教養功能方面，或是減少因適應不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方面，都將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 **貳、 對後續原住民教育研究的建議**

#### **一、可以部落出身之原住民知識精英為研究對象，探討部落學習環境對其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中的各位受訪者均是於平地市鎮中成長，部落及母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均不大，也因從小就融入於漢人生活當中，對於族群差異的一些敏感度較低。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一直在部落就學成長，直至高等教育階段才到都會區求學的原住民知識精英為研究對象。探討在部落中與在都市中求學經歷的差異，以及他們在進入都市就學後，是否曾遭遇過文化衝擊或是其他不適應之狀況，並與

本研究作一比較，期能更全面且深入地瞭解影響原住民教育成就的種種因素。

## **二、可以未完成高等教育階段學業之原住民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求學歷程中所遭遇之適應問題。**

由於本研究並未針對大學階段中輟的原住民學生做一探討，只有請各受訪者提供所觀察到的現象及他人經驗，來推論這些原住民學生產生適應問題的可能成因。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進入大學，卻未完成大學學業」的原住民學生來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原住民在大學生活中所面臨的一些適應困境，以及他們如何規劃離校後的生涯藍圖。期能透過這樣的研究，讓從事原住民教育之教育工作者，或是規劃原住民教育方向的教育相關單位，更去關心及重視這樣的問題，並思改進之道。

## **三、可以針對不同族群或不同學校性質之原住民學生做大規模調查，探討他們求學適應的狀況。**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人數較少，因此無法獲得較全面性的概況。職是之故，建議未來有意從事原住民相關研究者，或針對各個族群的原住民大學生，或針對就讀不同性質（綜合大學、二年制、四年制科技校院）的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從事大規模的調查，探討他們的適應情況是否會因族別或因校別有所不同。當然，為了更加深入瞭解真實情況，也可再針對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樣本，做一深入的訪談，將可使近年來原住民在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研究更臻完備。